

【岁月留痕】

□初曰春

父亲冲我大发雷霆,原因是我出差上海,没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看看。

“你还是党员吗?你还像个军人吗?”父亲问我。最近几年,父亲乐于被街坊邻居称为“老党员”,也时常把“党员”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倘若别人对“党员”二字稍有不敬,他便会生气。不仅如此,他还一直认为,我的祖上与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父亲的主观意识严重影响了我,在某一时期,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

夏末秋初的光景,在上海一个幽静的院落里,初凤林顺着花丛装扮的小路,拐了个弯儿,走到院中央,那里有一口大缸,缸里养着荷花。他在缸前驻足,我站在他身后,试图与他对话,但他始终不肯言语。

这个梦并非我凭空杜撰,它源于父亲的讲述,初凤林是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

父亲说,曾祖父与上海滩的一位邵先生有着莫逆之交,邵先生参与过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父亲据此认定,曾祖父可能也为党的事业做过贡献。这一说法无从考证,唯一能知晓的是,他后来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恶习,灰溜溜地返回老家。他在弥留之际对四个儿子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邵先生,希望孩子们莫学自己,能够去上海,像邵先生那样做些大事。

当兵之后,我发现父亲讲述的内容难以自圆其说,偶尔会通过电话跟他争论某些细节。每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言及其他,说什么“邵”与“初”是有渊源的,邵先生因此特别赏识曾祖父。的确,在山东菏泽地区,为逃避灾难,曾有邵姓人士举家改姓初,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甚至一度怀疑,在中共历史上是否真有一位姓邵的先生。

二
军校生活为我提供了便利条件,我在图书馆查到了很多资料。比如,邵先生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他作为上海党组织的早期成员,一直在为筹备会议操劳着。他不但与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人共同起草了供“一大”会议讨论的文件,还把自己的家当作大会的“筹备处”,并险些遭遇白色恐怖。

邵先生的家,那就是我梦中去过的院落吗?真正找到了历史依据,那些梦境反倒离我远去,倒是战火纷飞的场景冷不丁地会涌进我的脑海。我难以用文字还原那些场景,只能感慨

【含英咀华】

□孙伟杰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每当我们唱起《跟着共产党走》这首铿锵有力、脍炙人口的歌曲,总会有一种激情飞扬、热力四射的感觉。笔者近日在读已故大众日报社原副总编辑于冠西同志的日记时,发现了关于这首革命歌曲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1940年,正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那时抗大一分校在校长周纯全和政委李培南的率领下,刚从晋东南经过长途行军,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迁来沂蒙山区。大家吃的是用高粱和地瓜干做成的酸煎饼,有时连这都吃不到,就吃煮黑豆(喂牲口的饲料)等杂粮;睡的是山茅草铺的地铺;偶尔得到一点小米,那是专门给伤病员做病号饭用的。校部和各大队驻地的周围,不是鬼子的据点,就是“黄沙会”(地主反动道会门)武装盘踞的山头和村庄。学校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环境中,一面开展敌对斗争,做群众工作,一面出操上课,训练干部。

7月1日是党的十九岁生日,学校

父亲的“一大”情结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党在劳苦大众的拥护下一天天成长壮大,进而又一步步走向今日的辉煌。

我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反复唠叨曾祖父的故事,他是想用家族史教育我堂堂正正走正路。庆幸的是,我成为家族中的第四位军人。

曾祖父的四个儿子未曾去上海,却没事负他的遗愿。老大参加了地下党,隶属于胶东抗日特委,又跟随部队转战南北;老二是东海独立团的营长,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老三跟杨子荣是同批兵,一起去了东北;老四,也就是我的祖父,留在老家负责传宗接代,他去世前再三嘱咐父亲,让我将来也去当兵。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亲不顾家人反对,在高考和入伍之间选择了后者,硬是把我送到了部队。消防兵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兵种,我很多次踏入灭火救援的现场,也曾怨过父亲心狠。

很多年来我与父亲的关系不冷不热。直至前年,我受命连夜赶到某爆炸事故现场,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方比以往更加挂念父母。一周之后返回北京,我才得知父亲为我的这次任务生了一场病,还专门让亲戚朋友瞒住我,怕我工作分心。

待我赶回家时,他仍未出院,我忽然感到有些难过,某一瞬间,我双目湿润。他看出了我的情绪变化,问我是不是个党员、像不像个军人?我第一次保持了沉默。他的火气来得急走得快,又换了一副语气,让我替他交上一笔特殊党费,说是要救助事故中的受灾群众。

我朝他笑了笑,因为我知道,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向我传递一种声音。

三
我无意去拔高父亲的形象。在类

似事情上更不能发表反对意见,好像多说一个字就会引发一场“战争”。

战争早已变为历史,能载入史册的是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先驱们。曾祖父无缘此列,终究抱憾终生,他只能盼望子孙帮他遂愿。

今年夏天的某个午后,我终于来到了位于上海兴业路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我站在了十八平方米的客堂里,这里曾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我仿佛看到邵先生正在布置会场……而凝目望去,只剩下熙熙攘攘的游客。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想要寻找先人的足迹,却猛地看到曾祖父在那里笑吟吟地站着,冲我摆摆手,压低声音跟我说,邵先生是忙大事业的人,太累,别扰了他的清静。

那天晚上曾祖父破天荒地再次入梦。他还在那个小院里,院子中央有一口大缸,缸里蓄满了水,荷叶争先恐后地钻出水面,露出的尖尖角像一群孩童在招手。这一次,我就站在他的对面,我们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故人,说了很多悄悄话。他还是一副书生气,说话慢条斯理,只是在提到邵先生时,双眸才现出了晶莹,比荷叶上的露珠还璀璨。

梦醒时分,我还不愿回到现实,猛然发现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或许我应该给梦中的曾祖父买部手机,不管打电话还是发微信,我都得托他给邵先生捎个话。说点什么呢?干脆就说说身边的变化吧,可这好像一辈子也说不完。我隐约觉得,这一切似梦又不是梦。

邵先生名叫邵力子,是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他好像真跟我的曾祖父有些关系。当然,有些事情并不重要。

(本文荣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单篇奖)

一首革命歌曲的诞生

决定在这天举行党代表大会开幕式。校政治部想请校文工团创作一首新歌,作为向党的生日和党代表大会的献礼。校文工团接到任务时已是6月下旬,文工团主任袁成隆找到支部书记史屏和副主任王久鸣商议,一致认为,时间虽紧,但必须又快又好地完成。王久鸣是作曲家,他爽快地说:如果有人能在10分钟内能写出歌词,那么我10分钟也能把它谱成歌曲。宣传科长安征夫和史屏就一起找到宣传干事、诗人沙虹(注:大众日报社老报人,后改名为沙洪)。沙虹痛快地说:这没问题,他能在10分钟内谱成曲,我也一定能在10分钟内完成词。说完,就在树荫里席地而坐,掏出纸和笔,稍一思索,立刻在膝盖上写了起来……10分钟后,歌词果然写好,立刻由史屏交给了久鸣。久鸣一看,非常喜欢,就一句一句地边看边哼唱起来,一直哼唱到自己满意以后,快速用简谱记下了曲谱。谱完一看时间,也正好是10分钟。于是,一首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走》就这样诞生了。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

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随后,这首歌就由校文工团在校党代会和建党19周年纪念会上正式演出。久鸣还给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同志教唱了这首歌,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好评。后来,它很快在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流传开来,一直流传到江淮一带的新四军地区。

1946年,新四军北撤到山东时,有位在上海入党的同志介绍,他在上海秘密入党时,在宣誓会上唱的就是这首歌。当时,大家还以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呢!事实上,当时这首歌之所以会写得那么快,是因为平时的生活积累。虽然这个任务来得比较急,但那时大家都习以为常,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好像早就已经有了准备。把党比作“灯塔”“舵手”,把党称为领导核心,代表着前进的方向,这些形象和概念,都是当时整个抗战形势,尤其是山东半岛形势的真实反映。如今,这首歌的旋律已经飘过了近80个年头,但听起来还是那么潇洒,那么朝气蓬勃。

【征文预告】 错 字

命题嘉宾：黄发有（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体不限。请附上个人的姓名、职业。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com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时间乡愁】

灵性双泉

□建宁

一个人和一个地方,冥冥之中还是有缘分的。比如双泉,之前从未了解,一旦走进,却会终生相伴,梦萦魂牵。

我永远忘不了初次走进双泉的那个傍晚,落日熔金,山峦起伏有致,收割后的庄稼地里空荡荡的,远村墟烟,升起了几分亘古的落寞,与热热闹闹的城里比较,真有些世外桃源的意境了。

那一刻,我和这片山山水水一见钟情!我那颗在滚滚红尘里悸动而疲惫的心,竟然在片刻间因安妥而无比宁静。

其实,双泉离济南并不远,一个小时的车程,就从嘈杂热闹的市区来到了宁静恬淡的乡间。我喜欢站在高地上放眼四望,这里青山和绿水相连,蓝天和白云相伴,视野所及是绵延起伏的山峦、青葱如黛的林海、钟灵毓秀的泉群、清澈见底的河水——特别是初春时节,双泉镇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悄然绽放,不染纤尘的花朵,从眼前铺展向远处,风儿微微吹动,花田浮漾如海,醉人的花香引来蜂蝶翔舞,宛如人间仙境。

目前,双泉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江北油菜花基地了,每年花开时节,都吸引着踏青的游人纷至沓来。其实,不止油菜花,双泉的四季都有美丽的风景。就在油菜花开放的时节,野酸梅也铺满了金星庙到五眼井一带的山谷,雪白雪白的花海,和嫩黄的油菜花田相互映衬,景色壮观无比。

到了四月,油菜花、野酸梅花谢幕,双泉起伏的山间坡地又是牡丹花的海洋,就连牡丹花包围的村庄,也仿佛充满了秀美华贵的气质;进入五月,又是双泉每年的樱桃采摘季,书堂峪的大樱桃挂满了枝头。在青山碧水间,享受采摘樱桃的乐趣,已经是许多人每年的保留节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山间的喜悦从不间断,各色花儿和果实让你目不暇接。双泉人总是变着花样儿吸引大家的关注,听说今年又要举办向日葵节,丰沛的阳光洒照,花朵和人脸一起追随着阳光的旋律,幸福,真的会像花儿一样开放了。

双泉的美,美在天然,美在纯净,无论是铺满田野的繁花,还是挂满枝头的林果,辛勤的村人用劳作描画四时的风景。双泉的美,也美在历史,美在古朴。随便在这里的山村转转,随处可见苍劲挺拔的千年老树,历史悠久的道观古庙。许多的村子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绿树掩映的白墙黛瓦、简朴有序的清洁村落,横跨河水之上多姿多彩的石桥,让我常常产生置身江南的感觉。

我和双泉注定要相伴终生,同时,我也从内心渴望着能有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看看四时的花开花落,听听庭前的泉水叮咚,顺便捎回一些没有公害的农产品,滋补我们的身体和心灵。